

西藏知识小丛书

བོད་ཡུལ་གྱི་སྐད་ཡིག་གི་ཆུང་མཐོང་།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

བོད་ཀྱི་སྐད་ཡིག་།

中国藏学出版社

H214

Q393

、西藏知识小丛书

江 平 主编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

瞿霭堂 著

H214/4

中

一九九六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瞿霭堂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6

(西藏知识小丛书/江平主编)

ISBN 7—80057—278—1

I. 藏… II. 瞿… III. 藏语—基本知识 IV. H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334 号

西藏知识小丛书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

瞿霭堂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930 毫米 1/24 印张: 8.25 字数 120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ISBN7—80057—278—1/Z · 141 定价: 8.60 元

前 言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西藏藏族以及西藏境内的其他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他们勤劳、朴实、智慧、勇敢。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采、别具一格的灿烂文化，包括哲学、宗教、历算、医药、建筑、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官家、贵族、上层僧侣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个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西藏和平解放后，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社会改革，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使西藏社会走上了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解放以来，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发生过错误和波折，但成就是辉煌的。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为的政治因素，解放前的西藏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世人难以了解西藏真实而详细的情况。在西藏平叛改革中，一

些贵族僧侣逃到国外，他们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三十年来出版大量书刊，歪曲乃至捏造西藏的历史，诋毁西藏的现实，混淆国际视听，造成了很大混乱。

为了如实地介绍西藏，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研究，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扩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国际文化合作，让关心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朋友们，从中了解到西藏今昔的真实情况，我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这套《西藏知识小丛书》，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类数十种。这套小丛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而翔实的藏汉文文献以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分题撰写，力求具有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用汉、藏、英三种文字出版。

为编好本丛书，希望藏学界同行给予大力支持。热忱欢迎国内外读者对本丛书提出批评和建议。

江 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序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在中华语文丰富资源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大的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的价值。因此科学、全面而又深入地介绍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不仅能推动藏语语言文字的发展,对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也将有所贡献,而且还是宏扬中华文化的一件大事。笔者限于功力和水平及本书的篇幅,能否胜此重任,不敢自信。藏族具有研究语言文字学的优良传统,著述丰硕,论理精辟,因此本书在介绍藏语文时,尽量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与藏族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理论,特别是文字学和文法学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既介绍了藏族的语言和文字,又宏扬了藏族的传统文化。藏族语言文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都比较复杂,本书以介绍拉萨藏语为主,只是在不能反映藏语的重要特点时,附带介绍一些方言情况,主要的方言差异情况在方言一节中介绍。藏语文的研究具有世界性,而且有较长的历史,成果累累,为我们提出了众多的问题和课题,本书为了介绍和讨论集中起见,也为了加强全书的系统性和条理性,我们把诸多重大问题,如藏语方面

的藏语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地位、藏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藏语的发生学分类及其在藏语支语言中的地位、藏语的历史分期、藏语方言、土语划分的历史背景、藏语的统一和规范以及民族标准语的形成等；藏文方面的藏文历史研究的难点、藏文的修订、藏文的结构和体系、藏文与口语的关系、藏文的使用、教学和发展以及藏文的统一和规范等都写入导论，以便使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对藏族的语言和文字及其有关的诸多重大问题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也能使介绍语言文字的章节更加简截明白。当然，这样也会或多或少地造成一些无法避免的重复，笔者将尽量把这种重复压缩到最小的限度。限于本书的性质和篇幅，除少量引述外，主要使用第一手的资料和笔者 30 多年的研究成果，有关专门性的论述，请参阅其它专著和论文。成书匆促，错误难免，敬请不吝指正。

瞿霭堂

1994 年 6 月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藏语	(53)
语音	(54)
(一)声母	(54)
(二)韵母	(60)
(三)声调	(65)
词汇	(69)
(一)一般词汇	(70)
(二)敬语词	(78)
语法	(82)
(一)数词	(83)
(二)形容词	(86)
(三)动词	(87)
(四)助词	(99)
(五)句子的基本结构	(107)
方言	(114)
(一)语音	(116)
(二)词汇	(124)
(三)语法	(131)
二、藏文	(135)

文字	(136)
(一)合体字	(139)
(二)前加字结构	(144)
(三)后加字组合	(149)
(四)字母在连读中的特殊发音	(154)
(五)音节结构	(158)
(六)字母的声调标记功能	(160)
(七)藏文的拼读法	(161)
(八)藏文的书写规则	(162)
文法	(163)
(一)动词的形态	(163)
(二)体词的格	(175)
(三)联结词	(183)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

导 论

(一)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古老民族之一。藏族绚丽多采的文化,是青藏高原的一朵奇葩,为世人瞩目。作为藏族文化传播载体的语言和文字,同样是中华语文丰富资源中的一个瑰宝。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不仅具有重大的语言学价值,而且具有丰富的民族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的价值。中国 56 个民族中,32 个民族使用 35 种汉藏语系语言,使用人口约 10 亿多,除去汉语,少数民族使用人口也有 4 千多万。汉藏语系语言由于分布辽阔,使用人口众多,不仅是中国语言的主要类属,而且遍及印度、缅甸和东南亚各国,也是世界语言类属中的一个主要语系。这样一个重要语系以“藏”命名,可见藏族语言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的价值和地位。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的发源地,是汉藏语系的中心。汉藏语系的命名仿效印欧语系,“汉”东“藏”西,包括几十种发生学分类上同源的亲属语

言。藏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反映在语言上的完整性、丰富性和规律性,足与汉语媲美。藏语与汉语差别极大,但与汉语在发生学分类上的同源关系却又是无人置疑的。象 *dgu/kiou(九)、*ŋa/ŋa(吾)、*lta/ta(睹)、*ma/miwa(无)、*wa~ɣa/ɣa(狐)、*ci/slei(死)、*fphir/piwai(飞)、*myig/miəuk(目)、*skad/ɣaāt(话)、*daŋ/doŋ(同)等这些同源词,以及 *-pa/-piwa(者)这种同源的构词后缀,*gyi/giə(其)这样的同源虚词^①,昭然若揭,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在语音上,汉藏两种语言共享以声韵为单位的汉藏语系语言独特的语音结构,较大的差异是汉语没有藏语那样众多的复辅音声母,但大量研究表明,古代汉语同样具有这类声母;在语法上,汉藏两种语言具有以虚词(一种类型的粘着成分)和词序为基础的共同框架,最大的差别是宾述和述宾的不同次序,而事实证明古代汉语同样具有宾述结构。更有一点为人乐道的是汉藏两种语言声调不同源。因为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语音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影响汉藏同源的判定。事实上,声调并不是汉藏语系的原始特征。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汉藏语系语言原来是没有声调的,也就是说声调是一种后起的现象。汉藏声调不同源只说明声调产生于汉藏两种语言分化之后。实际上,不

① 参见俞敏《汉藏同源字谱》,《民族语文》1989年第1—2期。

仅是藏语，整个藏缅语族语言的声调都是与汉语不同源的，因为藏缅语言声调的产生远迟于汉语。汉藏语言声调的先后产生，不仅与同源关系的判定无关，倒是正好说明了汉藏语系语言语音发展演变的共同内部规律。藏语完整性、丰富性和规律性的特点，使它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亚于梵语之于印欧语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藏语和汉语一样，同是汉藏语系得以确立的基础。正是鉴于这种认识，汉语乃至汉藏语系其它语言的语音、语法的历史研究才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有清一代，“小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音韵学，取得辉煌的成果。然而，它未能有今天的突破，除了受科学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限制外，就是未能使用汉语方言材料以及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材料，尤其是藏语的同源材料和对应材料。藏语在汉藏语系中的重大作用和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完整性和规律性，还由于它的丰富性。藏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泛的宗教影响，因此在汉藏语系语言中，除汉语以外，藏语丰富的语词和表达形式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藏语是藏族使用的主要语言。所以说“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分布在我国四省一区 380 多万藏族居民中 90% 都使用这种统一的语言；二是指藏族除主要使用藏语外，还有一小部分人使用其它语言。一个民族使用多种语言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特别是一些较大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包容

了复杂的融合成分,他们或多或少保存了原来的特点,尤其是语言。藏族先民是古西羌的强部,兼并诸部后于7~9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到8世纪中叶臻于全盛,版图东抵唐境,北接回纥,西连大食,南并南诏,甚至远征天竺,诸部臣服,四方归顺。9世纪中叶王权式微,属部分裂,强大的吐蕃王朝终于崩溃,藏区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局面。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促进了民族和语言的融合,而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割据又影响了语言的接触和统一,藏族语言基本统一和方言分歧以及部分地区保留了不同的语言,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一小部分使用非藏语的藏族大多分布在川、甘、青和川、藏以及川、滇的交界地区,历史上这些地区或者攻守交替,政权迭更,或者山高路险,交通阻隔,或者传统有别,风俗殊异,政教有所不逮,独立的语言得以保存下来。至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有10万人使用嘉戎语,5万多人使用羌语;木里藏族自治县约两万人使用普米语。据笔者的了解和从已公布的资料来看,藏族还使用着另外一些语言,如甘孜州新龙、雅江、理塘等县有7000多人使用却域语,道孚、雅江等县有7000多人使用扎巴语,康定县鱼通区有约3000人使用古仡语,康定、九龙、雅江等县约有一万人使用木雅语,九龙县和凉山州的木里、甘洛等县有约两万人使用尔苏语,九龙县和凉山州木里、西昌等县有

约 5000 人使用南义语^①，凉山州木里县有约 2000 人使用舒兴语，绵阳专区平武、南坪等县有一万多人使用贝玛语，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有几百人使用僜语。藏族使用的这些不同于藏语的语言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使用人数少，多的 10 万，少的只有几百人，一般是几千人，总共不到藏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是分布地区比较集中，大多在阿坝、甘孜和凉山州一带，几种语言常常出现在同一地方，如雅江县的木雅语、却域语和扎巴语；木里县的尔苏语、南义语、舒兴语；九龙县的木雅语、尔苏语；康定县的古仡语、木雅语等；三是除嘉戎、羌、普米等少数语言外，大多使用的范围有限，“大部分在家庭和村寨内使用，出了村子便转用藏语或汉语”^②，如使用却域语的人大多兼通藏语，使用木雅语的人部分兼通汉语或藏语，使用扎巴语的人部分兼通藏语，使用古仡语的人兼通汉语等；四是这些语言都深受藏语的影响，藏语借词一般都在三分之一左右。如嘉戎语中借词约占 30～40%，门巴语（仓洛）占 38%，^③木雅语也占 30.6%^④；五是这些语言在发生学分类上都与藏语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除个别语言外，它们都是

① 却域语等有关情况参见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中国藏学》1988 年第 3 期。

② 参见上引黄布凡文。

③ 张济川《仓洛门巴语简志》，民族版社，1986 年。

④ 参见上引黄布凡文。

藏语的亲属语言,都与藏语一样同属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六是这些语言除嘉戎、羌、普米等少数语言外,大多是近年调查陆续发现的,调查研究者少,语言资料更少,加上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是否都是独立的语言还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从历史上看,这小部分说非藏语的人与说藏语的人都是藏族,同是古西羌各部的后裔,由于上述的各种原因,在民族融合和形成的过程中,保存了原来的语言,加上周围藏、缅、彝、汉甚至阿尔泰语言的影响,形成了今天语言上的这种复杂局面,以致其独立性尚需识别和确定。这种复杂的语言关系也反映在民族自称上。中国民族的自称有一个特点,即一个民族往往不止一种自称,有的有统一的称谓,有的就没有。这种自称的多元性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民族自称与语言关系的多元性。一般来说,自称相同语言也往往相同,不同语言间如此,同一语言不同方言间也如此。然而,这又不是绝对的,自称相同语言不同或语言相同而自称不同的现象同样存在,不过这是少数。以藏族来说,也是多自称的。“藏”是汉称,使用藏语的藏族自称“博”(pø¹²,卫藏方言)或“沃”(wol,安多方言)以及其它同源而音近的说法,都来源于འབྲུག(*bod)。由于这部分藏族占藏族总人口的90%,这个自称理应是藏族的统称。使用嘉戎语东部和北部方言的大多自称“格鲁”(kəru),丹巴县小金区的自

称“瓚拉”(ts æn la),金川县的自称“贝”(be)或“隆哇”(roŋva);使用西部方言的,阿坝州金川县中寨区(观音桥)自称“隆哇”(roŋve)、“伏”(vot)(“伏”与上述“博”、“沃”同源异音),道孚县的自称“德乌哇”(stewuwa),丹巴县格什扎乡自称“革什扎哇”(geçitsava),新龙县自称“木雅哇”(məŋawa),与使用木雅语的人自称相同;使用羌语的自称“尔玛”(rma),与羌族的自称相同;使用普米语的自称“普米”(phrəmi),与普米族的自称相同;使用舒兴语的自称“舒兴”(ʃu hī);使用扎巴语的自称“扎巴”(ndzapa);使用古戛语的自称“古戛蒙”(gətçəŋ—muŋ);使用木雅语的自称“木雅哇”(məŋawa);使用尔苏语的,甘洛县自称“尔苏”(ərsu),九龙县自称“普”(pu)或“吕孜”(lyzə),木里县自称“吕苏”(lyzu);使用南义语的自称“南义”(namzi)或“南兹”(namzə);使用贝玛语的自称“贝”(pe)①。从上述自称可见,使用藏语的藏族自称统一,使用非藏语的藏族自称就比较复杂,有的自称与语言一致,如舒兴、扎巴、古戛、木雅等;有的同语言却多种自称,但与方言或土语一致,如嘉戎、尔苏、南义等,其中有的自称与说藏语的藏族相同,如使用贝玛语的人以及部分使用嘉戎语东部和西部方言的人;有的与邻

① steve、ge çitsa wa、ərsu、pe 等几种自称引自黄布凡《道孚语》(载《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和上引《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一文。

近使用其它语言的人的自称相同,如部分使用嘉戎语西部方言的人与使用木雅语的人的自称相同;有的自称与其它民族的自称相同,如使用羌语和普米语的人。这些民族自称与语言关系上呈现的复杂现象正好说明了民族融合和形成的过程中语言融合或换用所遗留下来的某些融合成分的原有特征,也说明了民族自称与民族本身及其所使用语言的关系的多元性。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使用相同自称和语言的人完全有可能发生分化分别进入不同的民族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藏族使用藏语,但藏语又不仅为藏族所使用。在国内,青海河南蒙旗的蒙族使用藏语,80%的门巴族(错那)使用藏语,西藏的回族和洛巴族也局部地使用藏语;至于使用非藏语的藏族大多兼通藏语,至少局部兼通藏语;此外,普米、纳西、土族、撒拉、保安、东乡等民族以及甘青一带的回族和汉族也都局部地兼通藏语。在国外,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都有使用藏语的居民,不仅使用人口众多,语言也有相对的独立性,象西部的巴尔底(Balti)、普里克(Purik)、拉达克(Ladak)、和南部的斯比蒂(Spiti)、洛盖(Lhoke)等与国内的藏语都有方言性质的差别。作为卫藏方言一种土语的夏尔巴话,也主要分布在尼泊尔境内,国内使用的人极少。

按发生学进行分类,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